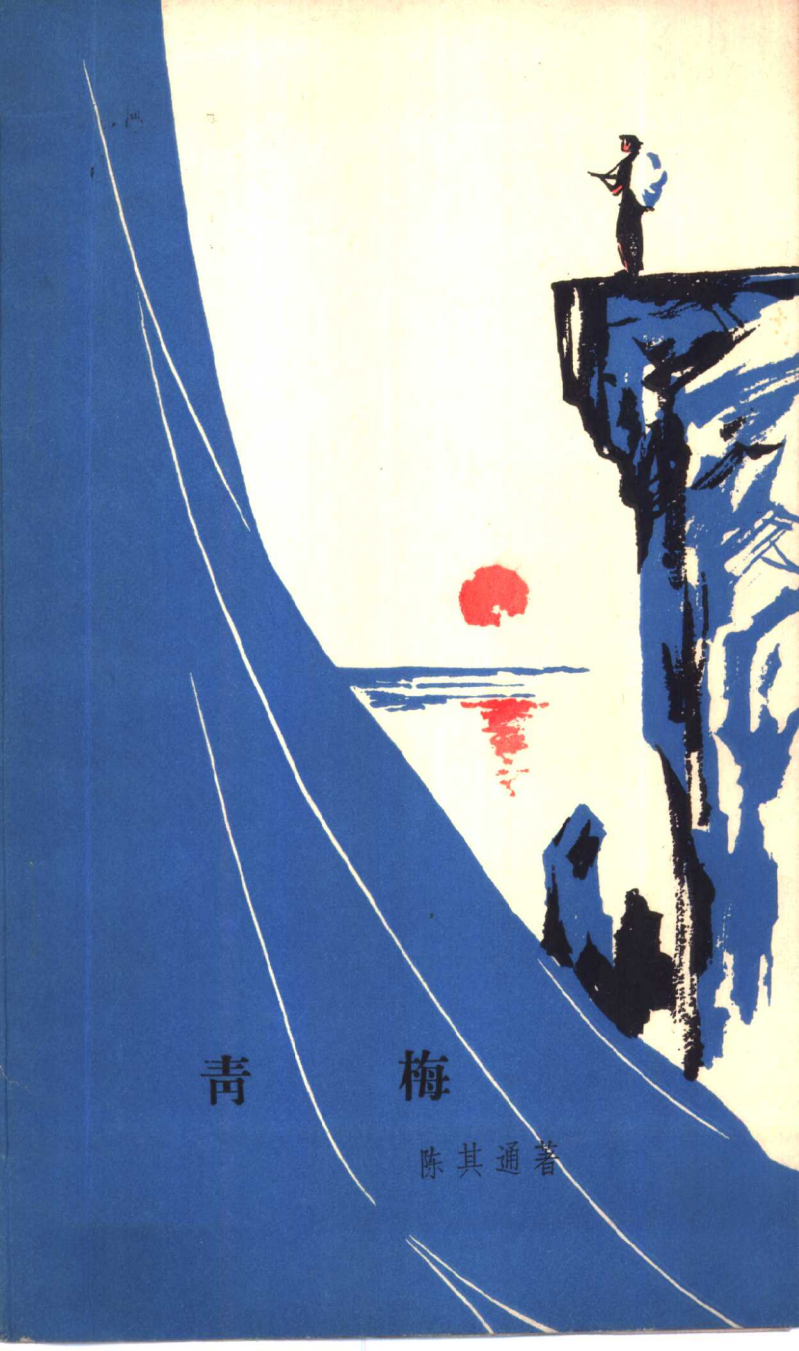




青 梅

陈其通著



青 梅

(独幕话剧)

陈其通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一九六四年·北京

青 梅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北京市印刷一厂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书号795 字数14,000 印张 $1\frac{1}{16}$

开本 787×940 毫米 $\frac{1}{32}$ 插页2

1964年4月北京第1版

1964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10001—36000册

定价(4)0.15元

这是描写海防前线
渔民反特斗争的独幕话
剧。

一九六三年初夏，
某地海湾人民公社的民
兵们，歼灭了蒋匪帮派
遣登陆的几股特务。漏
网特务刘阿三伪装成中
国人民解放军军官，勾
结地主何老么，企图利
用住在海湾孤村的落后
渔民——民兵小队长青
梅的公公何阿九，帮助
他们逃跑；但被机警的
青梅查觉，她有智有勇
地与敌人展开了一场斗
争，终于全歼敌人。

小型剧本

刘 蓮 英 (話 劇) 崔德志著

赵 小 兰 (話 劇) 金 劍著

戈 尔 丹 大 叔 (話 劇) 趙克圖納仁著

伏 虎 (話 劇) 上海市金星金笔厂
文艺組集体創作

山 野 新 歌 (話 劇) 黃 悌著

黃 花 岭 (話 劇) 舒 慧編劇

好 榜 样 (話 劇) 樂云桂著

楊 柳 春 风 (話 劇) 木 生 齊 特著

开 渠 (泽州秧歌) 趙樹理著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时 間：一九六三年初夏，一个有月亮的晚上。

地 点：福建某海湾，一家漁民的院子里。

人 物：青 梅——二十五岁，是海湾漁民公社的社員，共青团小組长，民兵小队长，何阿九的儿媳妇。

何阿九——五十多岁的漁民，他的左腿在旧社会被漁霸打断了，現在走起路来还有些跛。

何嬌嬌——五十多岁，是青梅的婆婆，何阿九的老伴，是个忠厚善良的漁妇。

何老么——将近五十岁的地主，为人奸詐凶恶，但表面上装得十分善良，見人先躬腰，說話先装笑，旧社会人称“笑面虎”。

刘阿三——三十五、六岁，是蔣匪帮派进大陆来的特务分子，何老么的远亲表兄弟。

布 景：这是一海湾孤村，独家独戶，背靠山，面

对海。院子里有魚网、魚叉，有夏天乘凉的豆棚架，豆藤上正开滿了花，棚下放有飯桌和竹椅。这院子里有三間房：一間是老两口住的，一間是儿媳妇住的，一間是廚房。院子周围是用石头砌的围墙，正中还有个十分簡陋的楼門，而且有可关鎖的双扇門，当开着門的时候，可看到大海。

太阳刚落，月亮已爬出了海面。海，显得平靜而又美丽。

[幕启。何媽媽在补魚网。何阿九扛着櫓和魚簍，一瘸一瘸地从海那边走来，进門后順手把門关上，气冲冲地把櫓和魚簍扔到院子的一角，一屁股坐在竹椅上。

何媽媽 (关怀地) 又沒有打着魚吧？

何阿九 (沒好气地) 又沒有打着，这是他媽的个穷海！

何媽媽 人家海灣漁民公社的船队可是天天都打着魚，听說今年的黄花魚多得很呢。

何阿九 他們走运,我倒霉!

何媽媽 这不是什么命呀运呀的,这是人民公社力量大!(見何阿九不語,就放下魚网,大胆地說开了)我說孩子他爹呀!

何阿九 話匣子又要打开了!

何媽媽 看在老夫妻分上,你就听我一次話好吧?

何阿九 这不是听着哩嘛。

何媽媽 加入公社吧,叫我們也过过社会主义日子吧!

何阿九 你那个聪明的儿媳妇,不是早就加入了嗎!

何媽媽 儿媳妇加入公社,老子要单干,这象話嗎?不光是我們受苦,就是青梅也抬不起头来。

何阿九 儿子在,她是你的儿媳妇;可現在……(有点激动)沒有儿子了,还会是你的儿媳妇嗎?我看,她过不了这个夏天,就得离开我何家。

何媽媽 人老了,說話得把心眼儿放正点。自从老大去年夏天出海打魚,被蔣匪帮特务

打死之后，(說着哭了起来)她就打定主意要养活我們老两口！

何阿九 我手能动，肩能挑，用不着她养活！再說，我二儿子明年就要从部队上复員回来了，我又不是絕戶。

何媽媽 人家是解放軍，比你进步！他回来要知道你还不加入公社，会依你嗎？

何阿九 他敢不听老子的話！哼，我揍他！

何媽媽 你敢！（稍停）喂！我問你，为什么不加入公社？

何阿九 为了我是个瘸子，到公社不但当不了模范，还惹人笑话。

何媽媽 你的腿是旧社会給漁霸打坏了的，又不是做了什么坏事，人家会笑话你？这不是心里話。

何阿九 天天开会受不了，我这样自在些。

何媽媽 靠儿媳妇吃飯还自在，亏你說得出口。

何阿九 (怒)誰說我靠儿媳妇吃飯呀？叫她明天就給我走，去嫁給那个公社刘社长去！

何媽媽 呵，明白了！就是怕儿媳妇嫁給公社刘

社长，你到了公社沒臉見人，所以就不加入公社，对吧？真落后！那好吧，你不加入我加入，我明天就搬到公社新村去住，再也不跟你这个孤老头子住在这个孤村里了！

何阿九 好吧，要走你就走。我可是何家的后代，祖宗三代都住在这里，我死也死在这里。

何媽媽 好吧，我明天就跟你打离婚，不跟你这孤魂野鬼在一块。（說着，气冲冲地走进屋里去。）

何阿九 （觉得无法再吵下去了，因为肚子餓得慌）喂！要离婚还得明天不是嗎？今晚上你还是我的老婆嘛，拿飯来吃！（連續拍門，但没人应声）拿飯来吃呀！

何媽媽 （拿出飯菜摆在桌子上）吃吧，吃飽了好气我！难怪人家說你是个老落后。开会不去，赶集不去，看戏看电影不去！解放十多年了，什么新鮮事都不懂，只知道吃飯、打魚，要不然就是祖宗的坟墓呀，祖

宗留下来的三間破房子呀，儿媳妇要嫁人多丢人呀。真是又封建又落后！跟着你算倒了八輩子霉了！

何阿九 少說廢話，拿酒來！

何媽媽 你已經够糊塗的了，還要喝酒呵？

何阿九 不拿來，我就要揍你！

何媽媽 這是什麼世道呀，你还敢打人！你動我一根毫毛，我就到公社去告你，社長准批評你这个何癩子！

何阿九 (怒发冲冠地拍打着桌子)拿酒來！

何媽媽 (不示弱地)沒有酒了！这里到合作社十多里路，媳婦出海了，沒有人去打。你要喝，明天搬到公社去住，那里有的是酒，你天天喝！

何阿九 我今天非揍你不可！（摆着要打人的架子）你过来！

〔何老么上。〕

何老么 (在外拍門)阿九哥！阿九哥！

何阿九 是老么來了，去開門！

何媽媽 哼！不加入公社，不跟好人在一塊，坏人

就来拍你的門。(扭头走进屋去，使劲把門关上。)

何阿九 你敢不听话！(刚追到屋門口，門已关死了。又听到老么在叫。)

何老么 阿九哥！开门，是我呀！小弟何老么来看你，給你送酒来了！

何阿九 (气已消了大半)呵！老么呀！(开门)进来吧！

何老么 (手提两瓶老酒，进门就向何阿九一躬身，笑嘻嘻地)九哥，今晚上是怎么了，天刚黑就把大門关上了，是怕小弟我来打搅你吧？

何阿九 哪里話，請坐吧！

何老么 九哥，我給你送来两瓶老陈酒，这是上好的。不要說合作社买不到，就是城里也买不到呀！

何阿九 不，不能，我不能收你的。

何老么 九哥，这是小弟为了給你祝寿，特地买来的。可叹呀！想我們何家当年也是大族人呀！三十年前遭了瘟疫，死了大半，以

后又是天灾人祸。去年我家大侄子又被蔣匪特务杀死在海里；二侄子又在部队上，我們何家現在就算我小你长了！常言道，长兄当父，老嫂比母，你老哥的生日我还能忘記嗎？收下吧，九哥，这是小弟我的一番情义哟！……（说到这里，已是眼淚花花的了。）

何阿九 老么，你記錯了，我的生日是九月十五，今天才五月初三呀！

何老么 啊？真該死！你看我怎么会記錯日子呢！不过，九哥，有道是，有酒即有寿呵！你看小弟我病病歪歪的，說不定活不到九月了，就算兄弟我提早来給哥哥祝寿吧！（就地一揖，見何阿九不理，就連續磕头。）

何阿九 哎呀，老么！（扶起）你这是干什么？我收下就是了嘛。（接过酒）坐吧！（看酒瓶）真是好酒呀！你从哪里弄来的老陈酒哇？

何老么 不瞞九哥你說，如今这个世道，我能到哪

里去弄这样的好酒？是我刘家表兄弟送来的。

何阿九 你有个刘家表兄弟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

何老么 就是我老婆娘家哥哥的大舅子的表兄弟。不仅是你没有见过，连我也没有见过。他小时候没有到过我家，长大就参军了。

何阿九 参军了？参的哪个军？从哪里来？

何老么 他呀，解放那年就参加解放军了。如今还当了个副连长，在上饶驻防。听说他母亲得了急病，就连夜赶回来了。原想在这儿搭汽车回家，谁知到了这里，是既没有车，又没有船，又错过了旅店。没有办法，才想起穷亲戚我来了。这酒是他送给我的。

何阿九 他现在住在你家里？

何老么 本想住在我家，可是现在又改变主意了！

何阿九 怎么？

何老么 人家解放军阶级立场稳！（难过起来。）

何阿九 解放军不能住在亲戚家？

何老么 哎呀，九哥，你怎么会忘記我是个地主哇！他一听說我被划为地主，而且現在还没有摘掉帽子，（伤心）被管制、改造，（流淚）就不願意住在我家，（哭泣）就不认我这个亲戚了，（几乎是要放声痛哭）就說要走！……

何阿九 要走？

何老么 九哥，他不认我，我得照顾他呀！因为他是劳苦功高的解放軍。天黑了，他一人怎么走呢？这里离他家还有四十里路，再說，最近蔣匪軍派了好些特务渡海登陸……

何阿九 听青梅說，不是全給消灭光了嗎？

何老么 誰知道呢？万一在路上碰上一个两个的怎么办，你我能忍心叫解放軍受害嗎？

何阿九 对，要不叫他住到我家里来吧。

何老么 （一躬身）謝謝九哥。那我就去問問他，他要願意，我就帶他到这里来吧。噢，嫂子呢？

何阿九 （一努嘴）那不是，关着門在家里嘔气呢！

何老么 呵，难怪我刚才走到門口，就听你們在說什麼酒呀酒呀的。

何阿九 嗯，她想不給我酒喝，我想揍她。

何老么 九哥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在我們这海灣方圓几十里，誰不知道嫂子是个賢德夫人呀！劝你少喝酒是好事呀！九哥，千万别把好心当成驴肝肺了。我侄儿媳妇呢？不在家嗎？

何阿九 她呀，是公社的人！我这儿是店不是家，她想走就走，誰能管着她了？

何老么 哎，九哥，你这話又不近情理了。我侄儿媳妇可称得起是个孝女了。自从去年大侄子去世，就有很多干部向她求婚了。……（不好說出口似的）当然，这不能怪她，因为她年輕，要文化有文化，要人才有人才，現在又是共青团員、民兵小队长、模范社員，她能在你家守到現在，就不易呀！

何阿九 我何家不稀罕她这样的孝女！哼！

何老么 九哥！你年紀大了，又是个残廢，人家不

嫌你就为孝，少年丧夫而不马上改嫁，就为守节了，你千万不要冤枉她呀！

何阿九 可是我儿子死了才第三天，她就不戴孝，就不守坟，就离开家到公社去开会。

何老么 九哥，什么戴孝守坟，奉母侍亲哪！那个时代过去了，现在不兴了。再说，那天是因为公社刘社长找她，……（故意无意地）怪不得她。当然罗，女人嘛，总是有点水性杨花的。听说刘社长最近就要同她……

何阿九 （大吃一惊）你说什么？

何老么 什么，你不知道呀？

何阿九 我是个残废人，哪里都不去，我会知道什么？你知道些什么，快告诉我！

何老么 这，我说错了！我是什么也不知道。九哥，我走了，表弟还等着我呢！

何阿九 回来！你不说清楚，我就饶不了你！

何老么 （一躬身）九哥！九哥！饶了我吧，我刚才说错了。（自己打自己两个耳光）我该打！该……